



邓铁梅风云路

朴明谦 徐延顺 著

● 辽宁人民出版社

邓铁梅风云路

Deng Tie Mei Feng Yun Lu

朴明谦 徐延顺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沈阳第六印刷厂印刷

字数: 230,000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印张: $11 \frac{1}{8}$

印数 1—5,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关丽 孔杰 李安国 孙绍军 版式设计: 任和
封面设计: 刘冰宇 责任校对: 高庆

ISBN 7-205-01693-2/K·174

登记号: (辽)第1号 定价: 5.00元

用我发自肺腑的崇敬之情，踏遍辽东的高山峻岭，去采撷一束洁白的山花，伴随鲜花的芳菲，编织一个把生命融于壮丽河山的花篮。这花篮能唱出一首伟大的“爱国曲”，能舞出一台“民族魂”。

我把她奉献于芳草萋萋、花放蝶舞的辽东英烈墓前……

——朴明谦

辽东正气歌

——《邓铁梅风云路》序

· 李志达 ·

《邓铁梅风云路》一书的出版，唱出了一支慷慨激昂的爱国曲、正气歌。

六十年前以一腔热血抵御外侮的爱国英雄人物邓铁梅是本溪人。六十年后的今天，写成《邓铁梅风云路》这部长篇的作者朴明谦等是本溪人，令人欣慰。我很高兴为这部书作序。

邓铁梅将军1892年10月出生在本溪县磨石峪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着破碎的东北河山和日本侵略者的凶残暴行，激发了他强烈的民族正气和爱国精神。同年10月初，在原凤城县属地尖山窑（现辽宁省岫岩县大营子）建立抗日武装，任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曾率部夜袭凤城县，远征庄河县，解放大孤山，进驻龙王庙，捷报频传，军威远扬。这支队伍在战斗中不断扩大，发展成为拥有十八个团，一万五千多士兵的活跃在辽东三角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他们以少胜多，以小拼大，以弱胜强，坚韧不拔，浴血奋战，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抗战功绩可歌可泣，爱国之情令人敬仰。

1935年8月1日，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即《为抗日

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称邓铁梅是“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

《邓铁梅风云路》的作者经过艰苦劳动，通过艺术加工，再现了六十年前的壮丽爱国篇章。乡情乡韵浓郁，具有较高的珍藏和艺术价值，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形象教材。不仅是本溪文艺界丰收的硕果，也是史学发掘的瑰宝。对这部历史人物小说应予鼓励。

1990年10月

(注：李志达原任中共本溪市委副书记，现为本溪钢铁公司党委书记)

1931年9月18日黄昏。

红日西坠，一缕血色残阳在地平线上渐渐描绘出古城奉天暗紫色的剪影。今日的残阳晚照，流溢的不是七彩霞光；其色血红血红，怪异得如同从人的血管中流出的鲜血般殷红、殷红。北大营、东大营的号兵吹响了收操的军号。

奉天是繁华的：大帅府华灯初放，戏园子管弦悠扬，商号点起了夜灯，莘莘学子还不肯释卷，唯有闲情雅趣甚浓的市民，三五成群，怡然自乐，谈古论今，观灯逛市，喧嚷嚷。不知哪里，有人美滋滋地唱《夸奉天》。这种音调怪异、乡音浓浓的民间小调，在空气中流溢出一种浓郁的感慨：

“关东的水呀关东的山，

关东繁华数奉天；

关东的山秀水更甜，

天堂就在这山水间。

人人都说天堂美，

天堂美景谁曾见？

人人都夸奉天好，

奉天美景在眼前。

奉天更比天堂美，

听俺放声夸奉天……”

夜是这样宁静，九月的秋风是这样清凉，省城的生活是这样宁静。这人间的大都会不肯沉寂、不肯安静，中国人的天性是用真善美编织自己五彩缤纷的梦幻，用辛勤的汗水换取幸福安定的生活……

柳条湖，是座坐落在奉天城北五里处的小村庄。两条铁路路轨如两条僵蛇平躺在村头：一头伸向城南火车站，那是日本人的天地；另一头伸向村北的文官屯。9月18日的夜，仿佛鲜血由血红变成凝紫凝黑色，夜色黑沉沉，高粱地黑沉沉，弯月低悬，疏星点点，秋风吹过高粱地，发出叶片摩擦的沙沙声。

一个举世震惊的罪恶阴谋开始了。魔鬼在行动：七八个鬼鬼祟祟的影子偷偷摸摸地从高粱地里窜出来，摸上铁轨，埋下四十二包什么东西，又神出鬼没地遁去。当时针指向十点二十分的时候，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从埋设着包包的铁轨处响起，只有相当数量的黄色炸药才能有这么大的爆破力。

这爆炸声惊扰了距柳条湖八百米处的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兵营。军营中的官兵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城南火车站日本关东军的炮兵群即向北大营兵营猛烈轰击，一个集束接着一个集束的炮弹呼啸着划破夜空，拖着闪闪的弹道光束，嘶叫着飞落兵营爆炸，一座座营房在爆炸的烈焰和气浪中瓦砾横飞，还有七旅官兵的肢体。血火惊梦，惊后稍定，才想到反击。可是，他们手中的枪，早在几天前

就奉中央严令，为不与日军发生冲突，连同弹药被一起收缴入库封存了。营长、团长、旅长一个也不在兵营。紧急关头，只有值勤连长云海青是全兵营最大的官儿，面对两个团群龙无首的士兵，乱哄哄夺路逃命的兄弟，一时间也茫然不知所措。手无寸铁的士兵，如同一群百姓，而这时一批全副武装的日本关东军已“呀！呀——”怪叫着端着刺刀冲了进来。惊恐万状的中国士兵好比肉靶子，凶恶的日军见人便刺，远处枪击，近处刀劈，毫不留情。中国士兵乱纷纷奔逃，有的光着脚，有的裸露上身，惨叫着成了日军刀下之鬼，伤残狼藉。有的士兵跑着、哭叫着、呻吟着，穷凶极恶的日本士兵追赶着、狂叫着、大笑着，平端着血淋淋的刺刀……

连长云海青方阔脸，狮鼻阔口，粗短眉竖了起来，长满疙瘩的脸涨得通红，一股怒火在他胸中“腾”地燃起。这个六尺壮汉操起一条板凳，奋力砸向一个呀呀怪叫冲过来的日本兵。那日本兵，立时脑袋开花，仆倒在地。云海青抢前一步，麻利地捡起长枪，以迅猛的刺杀动作把刺刀捅进另一个骄傲的日兵胸膛，其余几个日本兵一愣神功夫，云海青连续几个垫步刺，鬼子兵个个带伤，连连后退。云海青三步两纵，跃到一座残墙的拐角处，以墙为掩体，连续射击，形成与日军对射的局面。

云海青回过身来对几十个没定神的中国士兵大声喊道：“弟兄们，别跑了！跟日本兵拚吧！打狗日的！”

“啪！啪！”又是几个点射，有些北大营士兵已搞到了枪支，射击日军，趁两军相持，云海青带三十多个弟兄，赶到军火库。一把大铜锁牢牢地锁住军人的利剑，这是何等的嘲

弄。按纪律无命令开锁按军法是要上断头台的，云海青见有人迟疑，立即大叫：“宁上中国断头台，不做日本刀下鬼，去他妈的，砸！”随声用竖起的枪托直捣下去。仓门刚开，一群日军又冲了上来，云海青立即射击，中国士兵有的去取枪，有的找临时应手家什，一拥而上，一场肉搏，日军有的人立毙，中国士兵死伤更惨。日军立刻用火力封锁军火库大门，没有死去和重伤的弟兄们，退入库房，迅速武装起来二十多人，一个反击，把日军打下去。云海青赶紧武装没有死伤的士兵，一百多士兵手中有了武器，就变成了一百多只猛虎，拚死冲向日军。火力那样猛烈，顽强无比，枪口喷出的不是子弹，那是一腔炽烈烧着的怒火，不可阻挡的怒火。凶神似的日军竟然不支，北大营士兵杀开一条血路，云海青带着这批仓惶应战的中国军人，向奉天城外的东山咀子撤去。

在此同一时间，奉天城南火车站关东军前线指挥所内，板垣征四郎大佐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向奉天城南整装待发的关东军发布了进攻奉天城的命令。日军的坦克装甲部队逼近了奉天城门，与守卫的中国警察和治安部队展开了激战。

在此同一时间，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接通了旅顺的热线电话，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根据土肥原贤二的情报，立即命令关东军主力部队迅速向奉天城集结，以便迅速控制东北地区的中枢。19日1时20分又电令日本关东军第二师团迅速从辽阳向奉天城进攻，步兵第三旅

团第四联队及骑兵第二联队向长春的中国守军攻击；独立守备团第二、第五大队向奉天城前进增援；第三大队迅速进击营口；第四大队进击凤凰城并占领安东。同时电告驻朝鲜日本军司令官林銑十郎中将迅速派部队增援东北，向东京日本军部报告事态，以迫使军部接受既成事实。办完了这些事，本庄繁得意地狞笑着，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用白手套拍打一下马靴，收起脸上的笑容，把金怀表从上衣袋里取出，看了一下，按一下电铃。副官立即推门进来，立正敬礼。中将整整衣领，轻声、威严地说：“现在三点整，命令：半小时内，重炮大队，步兵十三联队在火车站集结登车，3点30分随我增援奉天前线！”

“哈依！”

3点30分一列兵车由旅大开出，由南东进，本庄繁亲自扑向奉天。

在此同一时间，奉天省警务处长黄显声惊闻事变，毅然率二千余警察治安部队抵抗，传令：“坚决抗击，誓死守土！”

黄显声风风火火赶到三经路警察署，集中了商埠三分局、南市场分局的警力设置路障，命令治安部队各分队进入阻击日军的临时阵地。炮火和枪声交织在一起。城内几处被日军炮火击中的建筑物大火冲天，烟尘翻滚，惊叫与喊杀声一阵大作，一阵消沉。日军的装甲车冲击第一道路障，受伤的军警撤至三经街警署一线，死伤人员不断增加。突然，一个受伤的日本士兵，军衣袖口全被撕开，满身满脸是血迹和

汗水，从胡同里窜出来，大喊：“黄处长！”黄显声正举枪要射，认出是派往北大营侦察的小王中士，立时大呼：“小王！”小王却一下子仆倒在地，晕了过去。黄显声让警卫解下水壶抬起王中士的头给他喂一口水，小王才慢慢睁开眼睛，竟大哭起来，一把抓住显声的手：“处长，北大营完了！七旅兄弟死伤数百，我查点数目二百九十具尸体，日本人只有二十四具尸体，七旅逃到东山咀去了……。”

这时一辆装甲车隆隆地冲杀过来。

“狗日的！上去两个兄弟送炸药，打掉前边的装甲车”，立即有两名战士提着黄色炸药包冲过去，一阵机枪响过，两个兄弟倒在血泊中，又冲上去两个，又倒下去。突然一声爆炸，装甲车旁掀起一团火光，不知哪位受伤士兵拉响炸药包。又有两辆装甲车，一辆坦克攻上来，黄显声见无法防御，只好把队伍撤进省警察局院内，牢牢关上铁门，在楼上布置掩体。

经过一天一夜激战，日军已于6点30分占领商埠区、大小西关和东关，手无寸铁的百姓成为被残杀的对象，血染街市，哭声不绝。日军的坦克已出现在警察局大门口，黄显声清醒地命令各分队、分局不得解散，小股携械出城，经新民向锦州集中待命。然后化装成百姓，带领卫士长吴飞留在城中侦察。

令显声痛心疾首的是中央严令不抵抗，致使张学良将军不能组织反击。9月19日10时，关东军多门师团与独立守备队采取联合行动，向距离奉天城20里处的东大营军营，南北合击，东北军及讲武堂学员奉命不抵抗，不战而退。中午12

时，日军占领东大营，奉天全城沦陷。东北军大量兵器弹药、兵工厂成了关东军的战利品，其中飞机二百六十二架，各种火炮三千零九十一门，坦克二十六辆，各种枪支十二万余枝……同时，长春、营口、安东、凤凰城亦告失陷。东北军二三十万精兵猛将，竟惨败于一万名关东军手中，加上驻朝鲜日军不过二万余人，而东北军除少帅带进关内十几万人马，还有十五万可战之师，竟不战而溃。中国历史上的1931年9月18日事变呵，“九·一八”，千古国耻！

黄显声气闷难当，一心想见到少帅问个究竟，便与吴飞混出奉天省城，策马直奔新民县城。新民地处平川，县城风沙飞扬，酒肆店铺还照常开张；三五散兵游勇骂骂咧咧，东进西出，其中一位紫脸大汉衣衫破烂，背挂行囊，手中的枪也丢了，骂咧咧走进一家挂红幌子的酒馆，显声见了大不高兴。如此壮汉弃城而逃，不是逃兵也是败类。黄显声决心惩治他一下，便向吴飞一递眼色，跟进酒馆。

店面不大，有四张桌椅，那大汉三十上下，一脸倦容，操一口辽西口音，祖宗三代骂不绝口，拍桌打凳要酒要菜。吴飞看不过，指桑骂槐：“有本事不当逃兵，跟鬼子干，熊老百姓，充哪份梁山好汉！”这散兵一听，脸色青紫，手拍桌案，朗声骂道：“妈的，你说谁是逃兵？老子跟小日本真刀真枪地拚过命！”一卷衣袖就过来打架。吴飞也不示弱“嚯”地窜上前去，黄显声忙收敛怒意，上前劝说：

“听老弟的话，也是打日本的硬汉！”

“那当然！”

“请问，哪部分供职？”

“七旅连长云海青！”

“云连长，为何到新民？”

“回家种地！奶奶的，日本人不是东西，中国人更不是东西！当官的都不是东西，鬼子来杀我们，把我们的枪下掉锁进仓库，让兄弟们象猪羊一样任鬼子宰杀，老子领兄弟们拚命，反倒要枪毙我，开除我，哪有这种天理呀，你们评一评呀——呜！……”云海青竟象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大声号哭起来。

“好样的，兄弟，别伤心。”黄显声心情沉重又动情地把大手放在云海青的肩上拍打着说：“你是个英雄，家在哪里？”

“锦州石山镇。”云海青象遇到了亲人，不待人问便直倾其情：“鬼子杀进北大营时一个鸟当官的也没有，兄弟们死得太惨。我们手无寸铁，我才率众打开军火库，旅长怕我获罪杀头，才给我五十块大洋的盘费，革职离营，打发回家种地。”

“兄弟，覆巢之下哪有完卵，日本人马上就要打来，你还能种地吗？”黄显声动情地探问。

“国将不国，哪还有家！”云海青举起酒壶，咕嘟嘟喝个底朝天。一抹嘴巴叫道：“店家！拿酒来！”

黄显声把匆匆赶来的店伙计叫住说：“有什么最好的酒？”

“山西杏花村。”

“好，来一瓶，再炒四个菜，我跟这位兄弟好好喝喝！”

“不，大哥，”云海青郑重站起，摆手制止：“初次见面，不好叫大哥破费。”

“哈哈……”黄显声朗声笑道：“干脆！利索！兄弟还把你当作‘鲤鱼脱得金钩去，摇头摆尾不回头’的‘溜将’，显声喜欢你这种直汉、硬汉！哈哈！哈哈！”

“显声？莫非你是黄处长？”云海青睁大眼睛从头打量黄显声，高高的个头，笔直的军人身軀。

“正是黄显声处长。”吴飞从旁介绍并歉然说：“冒犯大哥了。”

云海青“啪！”地一个立正敬礼，黄显声热情地握住他的大手，三人举杯共饮，相约云海青到黄部任职，先到锦州找部队，黄显声带吴飞赶赴北平。

北平。

中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东北边防司令官张学良的官邸。

少帅张学良愁眉紧锁。“九·一八”事变搞得他寝食不安，苦苦思索：“最高”的一纸严令不得抵抗，使他百思莫解，这样，会把张学良推到历史罪人的位置上，千古骂名，家乡三千万同胞沦落铁蹄之下，身为东三省最高长官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如果违令抵抗，国家民族分裂之大局难道我张某不要顾全？且日本国势强盛，兵锋锐利，失去中央支撑，几十万弟兄也只是一旅孤军，实无把握保全几十万兄弟的性命。只有中央支持，张某挥军反击才较稳妥。9月19日已向全国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出了抗战通电，却如石沉

大海，没有任何回音，有的只是不准抵抗的严令。日军照样凶蛮地进攻，中国军队照样挨打忍让。东北军政要员降敌媚寇者日增，我少帅在东北的基地正一块块塌落，将如何收场？一脸病态的少帅正无限烦恼之时，副官报告黄显声求见。

张、黄一见，黄显声一把抱住少帅大腿，单腿跪地，声泪俱下，陈述了“九·一八”事变详细经过。

黄显声在讲武堂的球场上与少帅就是联手骁将，两人过从甚密。显声为人忠直刚正，一派军人潇洒风度，打一手好篮球，又以治军严谨、胆识过人而深得学良信任。1928年张学良由北平回奉天大帅府接管东北政权时，委任黄显声任卫队旅旅长，负责奉天城警卫和大帅府的安全保卫工作。在张学良和杨宇霆、常荫槐的斗争和东北易帜等重大事件中，黄显声都是张学良的左右手。

望着这位忠诚的部下和密友，少帅想到：在整个“九·一八”事件过程中，只有黄显声的二千多部队有备而且打了一下。在处理对日关系上，半年前显声就面对日军的挑衅，组织精干警员，搜集许多重要情报送奉天省主席臧式毅、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代参谋长荣臻，请示对策。然臧、荣均不以为然，这些昏庸老儿除了吃喝玩乐，又无保障东北安全良策出台。显声再三催请，二人为推卸责任，让显声直接去关内面见少帅报告。少帅满面愁容，向显声转述了“最高”不抵抗的密令，直陈只有训练地方武装抗日的见解。显声体谅少帅困境，回到奉天后即将警务处所属治安分队和警察编成12个总队，更新武器，以应不测。特别令黄显声警觉的是1931年8月15日日本军部任命本庄繁中将接替菱刈隆大将为

关东军司令官，此人在华做过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又把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调任奉天任特务机关长。这两个“中国通”对奉军编制、武器、装备、战术、团以上指挥官的脾气都了如指掌。黄显声早就看出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只是人微言轻没能引起决策人的特别重视。张学良现在看到这位忠诚的干将，过去提示的许多重要建议未被采纳，且不幸而被实践所证明也觉内疚，不禁长叹一声。

赵四小姐轻盈地走过来，热情与显声招呼，亲自为他们换了茶，又亲自端来一盘苹果，坐下为他们削果皮。显声接过赵四小姐递过来的滋润芳香的苹果，触动伤心事，泪珠又在眼圈里打转转，哽咽地对颓然倒在沙发里的张学良说：“少帅，日本关东军野心很大，他们下步会北进黑龙江、西攻锦州、热河，进而鲸吞华北、华东，那时国将不国，家将不家，还吃得着这家乡的大苹果吗？”黄显声把削了皮的苹果举到鼻端深深地吸气长时间地嗅着，然后深沉地庄重地面对张学良说：“少帅，组织反击吧！老蒋和咱不是一条心，如果挥师出关，重整东北河山，我黄显声愿打头阵，当先锋，战死疆场也义无反顾。”

少帅激动起来，动情地说：“警钟，你的表字警钟，真是名副其实的警世之钟啊。我与东北三千万同胞一样集国恨家仇于一身，大敌当前焉有不顾之理？国民政府依赖国联想用国际公法约束日人，蒋公又严令不准反击，我期望通过多方工作能动员全民抗战，同时还必须紧急作出应付时局的措施。我们还是要紧急动员起来，组织抗战。我已在23日通电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官公署和奉天省政府行署，由张作

相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宋春霖代理奉天省主席，你明天就带领撤退到北平的政务人员返回锦州，主持两署的日常工作。我调骑兵第3旅、步兵20旅、12旅抵大凌河，沿河布防。你到职后要做好三件事：一是整顿防务；二是联络被日军占领地区的抗日力量，为大反攻创造条件；三是把东北大学师生尽量送来北平，为国家保存力量。你临危受命，担子很重啊！”

黄显声立即情绪激昂，“刷”地立正陈辞：“少帅放心，显声万死不辞！”

9月25日，黄显声将军率部分先期撤退北平的奉天省府人员返回锦州。立即组织抗战，并把省警务系统警力和治安部队系统整编为三个骑兵中队，集结抗日力量，迎接辽西抗战。

10月初的辽西重镇锦州，已有凉意，郊外霜染的红叶已然飘零，西风乍起，传来征鸿声声凄厉的叫声，大凌河岸的清冷与城内喧闹的抗日热潮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黄显声正在办公室审视敌情通报，卫士长吴飞引进一位客人。这人中等身材，浓眉大眼，鼻阔口方，三十八九岁，一身对襟蓝士布夹袄，一条蓝士布裤，头戴一顶青帽头，足蹬圆口布鞋，一身庄稼汉打扮。显声仔细一看，认得，忙高兴地迎上前去：“哎呀，吉星高照，警界英雄！哪阵风把铁梅老弟吹来的呀？”

邓铁梅抹一把长满黑胡茬的脸，朗声大笑：“将军的抗日之风么！弟到麾下来效犬马之劳，不知老长官能否收留。”黄显声谦逊陈词：“岂敢！你做凤凰城县警察局长算旧部，不做了就是故友，怎敢以部属相待？勤务兵，看茶！”